

# A 辑 最好的忠告

认识你的目标，并且努力去做，奋斗。如果你爱，就应该爱美好的东西和真理，并好好维护它们。你有一个重大的责任，那就是使自己有正义感，使自己幸福。



## 最好的忠告

假如我一旦成功，这一定是我自己，而不是别人。

在我大约 12 岁时，有个女孩子是我的对头，她总爱挑我的缺点。日久天长，她把我的缺点数了一大串，什么我是皮包骨，我不是好学生，我是捣蛋姑娘，我讲话声音太大，我自高自大……。我尽量克制着自己。最后，我再也忍不住了，含着眼泪和愤怒去找爸爸。

爸爸平静地听完我的申诉后，问道：“她所讲的这些是否正确？”

“正确？但我想知道的是怎样回击！它同正确有什么关系？”

“玛丽亚，难道知道自己实际上是怎样的不好吗？现在你已知道那个女孩子的意见，去把她所讲的都写出来，在正确的地方标上记号，其他的则不必理会。”

我遵照爸爸的话将那个女孩子的意见列了出来，并奇怪地发现，她所讲的有一半是正确的。有一些缺点我不能改变，例如我很瘦；但是大多数我都能改，并愿意立即改掉它们。在我的生平中，我第一次对自己有一个公正清晰的认识。

我把单子送给爸爸，他拒绝收下。爸爸说：“留给你自己吧！你现在比任何人都了解自己。当你听到意见时，不要由于生气、伤心而听不进去。正确的批评你会分辨出，它在你的内心产生反响。”

父亲是镇子上最有学识的人。他是当地最有名望的律师、法官及校务会的会长。当然，眼下我还很难完全接受爸爸的话。

“不管怎样，我认为在别人面前议论我是不对的。”我说。

“玛丽亚，只有一条路可以不再被人议论、不受别人批评，那就是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当然，结果便是你一事无成。你是不愿成为这种人的，对吗？”

“那当然！”我承认道。从那时起，我就立下了雄心。

对于如何正确地听取意见，我还经过一个更惨痛的教训。那次我们要参加一个高年级演出，在一个节目里，我将担任主角，多令人兴奋啊！

在演出的前几天，我的朋友们商定要到附近的湖边去野炊，那天天气阴冷，妈妈想让我呆在家里免得着凉。我为此大发脾气。最后在我答应不下湖游泳后，妈妈才让步了。

当然，我仅遵守允诺的字眼而不是精神。当别人下水时，我也不甘落后，穿上游泳衣上了划艇。

当我最后划向岸边时，几个男同学开始摇晃我的船；我正准备靠岸，船翻了。为了不掉到水里，我一步迈上岸，不料却踩到了一个破瓶子，碎玻璃一直扎到脚跟的骨头上。

在那场演出中，我没有上场。我住院时，我的替角的演出获得了成功。

“但是我遵守了自己的允诺，并没有去游泳。”我对父亲说。

“玛丽亚，妈妈讲的话，你只听了一半。她让你答应的是要避免感冒，去游泳只是它的一部分，你只听了一半道理。结果，你自己受到惩罚。”

最后我辩解道：“我所有的朋友都认为如果我呆在船里，就不

会出事了。”

“但是他们都错了！”爸爸停了一会儿说，“你会发现世界上有许多人，他们自认为在对你负责。不要拒绝听他们的意见。但是只要吸收正确的，并去做你认为是正确的事情。”

在许多关键的时候，我都想起父亲的教导。由于一个偶然的机  
会，我来到好莱坞闯入电影界。在电影城我试遍了每一家制片厂。  
岁月流逝，两年过去了，我还没有找到工作。有一位导演，讨厌总  
碰到我。他说：“你的鼻子太大、脖子太长，你这副模样永远不能  
演电影。相信我，我是内行！”我想：假如这是正确的，但我对此  
无能为力。对我的脖子和鼻子我毫无办法，只好不管它们而用加倍  
的努力来取得成功！我所需要的正确意见，最后来自一位善良、聪  
慧，名叫杰罗姆·克恩的人。他对我说：“你必须学会用你自己的方  
法去唱。”

起初，我很灰心，对他的话也不大在意；事后，我又想了一遍，觉得很对。它鼓舞着我，正像父亲常对我讲的那样。假如我一旦成功，这一定是我自己，而不是别人。

几个星期以后，好莱坞夜总会宣布侯补演员演出节目。同以往一样，“侯补玛丽”又登台了。但这次，我不试图模仿他人，我是我自己。我不想施展魅力，只穿上一件普通的镶有黑边的白罩衫，并用我在德克萨斯学到的唱法放开喉咙歌唱。我成功了，并找到了工作。

玛丽亚·马丁

## 迟来的花季

现在她知道了，开花意味着存在，而与能力大小无关。

她站在一个普普通通的花园里，隐在黄色的、红色的、蓝色的花儿之间，这里囊括了所有的色彩。可她自认为是一支特别的花。还在春天时她就下定决心，任何情况下绝不过早开花，否则就有可能成为一场晚霜冻的牺牲品。

当第一批花在春天犹犹豫豫地绽开花蕾时，她想：“我的花伴们多么轻率啊，居然拿自己的青春去冒险！”等到有些花果真没能挺过一次夜间霜冻时，她感到自己的担心得到了证实。

尽管如此，花儿们还是在五六月间竞相开放，只有这一支，仍在高傲地擎起花蕾，拒绝绽放。“这些花早就该开了。”她自语道。对于一朵花在绽放伊始所能撞上的所有倒霉事她都有所耳闻。春季夜霜冻时有发生，或许再加上点儿雪。此外夏天的雨也有可能打落花瓣。没有花瓣的花儿该是什么样子啊！所有的妩媚都将消失殆尽。

她还有这种顾虑：假如自己开得太美了，没准儿会被人摘下来。不，她可不愿意植根在花瓶里，而花蕾是没人采摘的。她打算到感觉绝对安全的时候，再竭尽全力博得一放。

但她无论如何还是暗暗惊羨于同伴们的美丽了，生机勃勃的纷繁景象对于她这支一直战战兢兢蜷缩在花苞里的花来说，有时候未

免有些惊心动魄、咄咄逼人——难道这是因为她在潜意识里认为这种景象精彩壮观、令人神往吗？其实在她的心深处，她还是愿意和大家一同开放的。

有些日子她变得不那么坚定了：是不是完全可以加入到争奇斗妍的行列中去呢？可如果她不够美或是花香不够迷人，别的花儿会怎么想呢？也许盛开的她会被否定？

常常在这些疑问让她心神不安时，她会觉得任何情况下还是呆在花苞里是最安全的。只要留在花苞里，恐惧感便对她奈何不得。而且在某些风凉的夏夜，花蕾还能支撑她并赐予她热量。但她同时也感到孤独和花苞里的狭窄，这种感觉时时困扰着她。还有一种感触便是，她被花坛中盛开的花朵排除在外，与充实饱满的生活隔绝开来了。

渐渐地她越来越手足无措了。一方面不想放弃花蕾带来的安全，另一方面又不能心安理得地原封不动。现在怎么办？她想：“其它的花看到我开了会是什么反应呢？她们一直当我只是个蓓蕾，假如我把最里层的东西绽露无遗，可能会贻笑大方的。”而她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忍受被人取笑的。

所有潜伏在外部的威胁重又向她袭来！那朵自负的翠雀不是刚刚被夜风刮倒吗？还有那些春白菊，几乎整个花坛的春白菊都被一个小姑娘摘走了，简直就是拦腰折断。不，拜托，她可再别这样了！

但仍有某种力量在催促她一起开放，承接阳光，吸吮雨露，融入美妙缤纷的色彩世界。可她的花瓣到底会是个什么样子呢！她担

心那会是很丑的——同时又对自己深感好奇。

终于到了九月末，作决定对她而言愈发难了。恐惧和好奇、安全和生命的乐趣在花的灵魂之中战事正酣，没有任何一方占据上风。现在的她，已经长成了一支老蓓蕾。也许她依然有所期待，直到外部绝对安全为止。她一直是个蓓蕾，不曾有过丝毫开花的经历，此时她的心中却有一种渴望越来越强烈：绽开的花朵是多么美啊！那朵锦葵配上她那粉红色的面颊，显得多么协调！野碗豆花在风中摇摆得多么狂野！金黄色的太阳花鹤立鸡群，又是多么地引人瞩目啊！而她，却是一支日渐忧伤的花蕾。一天天地，她想清楚了，一支安逸的蓓蕾——但在骨子里却是一朵花，一朵不敢开放的花。

后来，在一个美丽的九月清晨，她从变硬的外壳中探了出来的，是一朵了不起的奇妙的花，她令人惊羨了许久。现在她知道了，开花意味着存在，而与能力大小无关。

克里斯蒂安娜。同勒特一威勃兰尼茨

# 成功的试验

我们这里不想要奇迹，你们立客离开这个城市吧！

两个大学生乘车来到一个小城市，在一家旅馆投宿。店主像通常所做的那样，问他们姓名、职业、要在此处住多久。这两个外地人说：“我们是格劳克城的著名医生，大约要在这儿住四个星期。但您不要将这告诉任何人，因为我们要在这里做一个试验，我们需要安静。”

好奇的店主问：“究竟做什么试验？”

“在格劳克城我们做出了一个奇迹：将死人重新搞活过来。这种试验，我们在那里用了三个星期时间。现在我们要在这里，在另一种条件下重做。”

显然，店主立即将这奇怪的故事传开了。开始人们对此只是一笑了之；但这两个外地人的行动却渐渐地引人注意了。他俩经常到公墓去，久久地停留在一些坟墓前，其中包括一个富商的年轻妻子的墓。他们同人们交谈，询问有关这个年轻太太和其他葬于此公墓的死人的情况。

整个小城渐渐地处于一种奇异的不安之中。首先是那商人，他真地相信这种神奇的试验会成功。他同城里的医生交谈，现在连医生的脸也严肃起来了。三个星期的时间快要过去了，肯定要发生什么事了。

第三星期的周末，这两个外地人收到了商人的一封信。“我曾有过一个像天使一般的妻子，”他写道，“但她重病缠身。我很爱她，也正因为如此，我不希望她重返病体。你们别扰乱她安宁吧！”信封里放了一大笔标明是作为谢礼的钱。

在第一封信之后，其他的信接踵而来。

一个侄子继承了他叔叔的遗产，很为他死去了的叔叔再复活而担忧；一个在其丈夫死后又重新改嫁了的女人写道：“我的丈夫很老了，他不想再活了。他已得到了他的安宁。”……这些信的信封里也都放着一笔款。

两个外地人对此一言不发，夜里继续着他们的公墓之行。这时，小城的市长进行干预了。他当市长才不久，而且很想长期当下去，不愿再跟死去的，前任市长会面。他向这两个大学生提供了一大笔款。“我们的条件是，”他写道，“你们不要再继续试验下去了。我们相信你们能将死人搞活，还可以给你们一份证明。我们这里不想要奇迹，你们立刻离开这个城市吧！”

这两个外地人拿了钱和证明，收拾起他们的行装，离开了这城市。“试验”成功了。

佚 名

## 新年的钟声

“当然可以，亲爱的，坐到我身边来，我们一起来守岁。”

维伯夫人是个盲人，最近几个月健康状况不好。

维伯夫人和丈夫，住在教堂边的一所房子里。在一个除夕之夜，维伯夫人像往常一样早早上床，而维伯先生则仍在看电视。

但是，在十点多钟光景的时候，维伯夫人却出乎意料地走进了起居室，大声地对她的丈夫说：“亲爱的，我想，我们应该守岁，听教堂的钟声敲响。”

这么些年来，维伯夫妇一直住在城里。维伯先生已经忘了在除夕之夜听教堂的钟声了。而当维伯先生想起来的时候，附近那个教堂的钟，已经坏了十几年了，不过，维伯先生听了太太的建议，还是很高兴地回答说：

“当然可以，亲爱的，坐到我身边来，我们一起来守岁。”

于是维伯夫妇俩一边坐着，一边轻轻地闲聊，他们在等待着那永远不会敲响的钟声。

午夜到了。伴随着午夜的来临，居然传来教堂那悦耳的钟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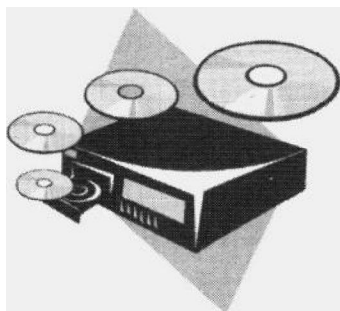
“啊！钟响了！”维伯夫人喜悦地喊着。

确实，这所教堂的钟正在敲着。

这是维伯夫妇在一起度过的最后一晚。因为，新年的早晨，维伯夫人在睡梦中平静地离去。

维伯先生不知道这所教堂的钟是最近刚修好的，更不知道一群年轻人为了这一对老人渡过一个愉快的新年，他们冒着寒风辛苦了一晚在修理这钟。维伯太太自然也不知道。但维伯太太终于在临终时听到了新年的钟声！

佚名



## 系于一发

一根头发虽纤细，但它却维系着我的整个命运。

我们想：让姑妈把秘密公开吧！我们虽年幼，但毕竟长大了，好歹快成年了。有什么事不能对我们说呢。埃弗里纳姑妈真不用对我们保什么密了。就说那个圆的金首饰吧，她用一根细细的链，总是把它系在脖子上。我们猜想，这里准有什么异乎寻常的缘由，里面肯定嵌着那个她曾爱过的年轻人的小相片。也许她是白白地爱过他一阵哩。这个年轻人是谁呢？他们当时究竟怎样相爱的呢？那时情况又是如何呢？这没完没了的疑问使我们纳闷。

我们终于使埃弗里纳姑妈同意给我们看看那个金首饰。我们急切地望着她。她把首饰放在平展开的手上，用指甲小心翼翼地塞进缝隙，盖子猛地弹开了。

令人失望的是，里面没有什么相片，连一张变黄的小相片也没有，只有一根极为寻常的、结成蝴蝶结状的女人头发。难道全在这儿了吗？

“是的，全在这儿，”姑妈微微地笑着，“就这么一根头发，我发结上的一根普普通通的头发，可它却维系着我的命运。更确切地说，这纤细的一根头发决定了我的爱情。你们现在这些年轻人也许不理解这点，你们把自爱不当回事，不，更糟糕的是，你们压根儿没想过这么做。对你们说来，一切都是那样直截了当：来者不拒，

受之坦然，草草了事。

“我那时十九岁，他——事情关系到他——不满二十岁。他确是尽善尽美，当然最重要的是，他爱我。他经常对我这样说：我该相信这一点。至于我呢，虽然我俩间有许多话难以启口，但我是乐意相信他的。

“一天，他邀我上山旅行。我们要在他父亲狩猎用的僻静的小茅舍里过夜。我踌躇了好一阵。因为我还得编造些谎话让父母放心，不然他们说啥也不会同意我干这种事的。当时，我可是给他们好好演了出戏，骗了他们。

“小茅舍座落在山林中间，那儿万籁俱寂，孤零零地只有我们俩。他生了火，在灶旁忙个不歇，我帮他煮汤。饭后，我们外出，在暮色中漫步。两人慢慢地走着，无声胜有声，强烈的心声替代了言语，此时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我们回到茅舍。他在小屋里给我置了张床。瞧他干起事来有多细心周到！他在厨房里给自己腾了个空位。我觉得那铺位实在不太舒服。

“我走进房里，脱衣睡下。门没上栓，钥匙就插在锁里。要不要把门栓上？这样，他就会听见栓门声，他肯定知道，我这样做是什么意思。我觉得这太幼稚可笑了。难道当真需要暗示他，我是怎么理解我们的欢聚的吗？话说到底，如果夜里他真想干些风流韵事的话，那么锁，钥匙，都无济于事，无论什么都对他无奈。对他来说，此事尤为重要，因为它涉及到我俩的一辈子——命运如何全取决于他。不用我为他操心。

“在这关键时刻，我蓦地产生了一个奇妙的念头。是的，我该把自己‘锁’在房里，可是，在某种程度上说，只不过是采用一种象征的方法。我踮着脚悄悄地走到门边，从发结上扯下一根长发，把它缠在门手把和锁上，绕了好几道。只要他一触动手把，头发就会扯断。

“嗨，你们今天的年轻人呀！你们自以为聪明，聪明绝顶。但你们真的知道人生的秘密吗？这根普普通通的头发——翌日清晨，我完整无损地把它取了下来！——把我们俩强有力地连在一起了，它胜过生命中其他任何东西。一侯时机成熟，我们就结为良缘。他就是我的丈夫，多乌格拉斯。你们是认识他的，而且你们知道，他是我一生的幸福所在。这就是说，一根头发虽纤细，但它却维系着我的整个命运。”

卡尔·施普林根·施密特

# 悟

这天，父亲一整天都感到心里暖乎乎的，甚至有些神思恍惚。

中村家住在一幢在山腰里的商品小住宅里。家里四个人生活，父亲，母亲，还有念高校一年级的儿子贵之君和中学一年级的女儿和佳子。父亲已经四十四岁，是一家小公司的课长。

父亲近来心事重重。因为儿子贵之君变得很奇怪，他常常以文具费为借口死皮赖脸地要钱，虽然有时觉得他在撒谎，但也不好意思揭穿他，结果就把钱给他了。因为住房的贷款等，家庭经济拮据，所以有时父亲就从自己些微的私房钱中拿出一点给他。不仅如此，而且，贵之君的讲话也一天天粗野起来。

可是，父亲知道贵之君是个很有感情的孩子，很喜欢妹妹，所以他仍然非常信赖着儿子。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使父亲颇感没趣，就是他那长年使用的饭盒出现了一个洞。虽然饭盒太深，用起来极不舒服，可一旦坏了，父亲仍非常沮丧。

孩子他妈在附近的超级市场买回了两个饭盒，给贵之君和父亲。贵之君以前是带钱去学校买饭的。现在想尽量不让他带钱，于是就让他用饭盒带饭。

可是，父亲不喜欢这饭盒，因为装饭和装菜的夹层是分开的。

父亲带的饭菜每天都是大马哈鱼，这在公司里出名了。炒鱼块直接铺在饭上，盖上盖，父亲吃饭时，把盖翻过来横在边上，接着把饭上的鱼块移到盖上，于是压着鱼块的那部分饭呈浅黄色。那里是父亲最爱吃的，有时他特地先吃饭盒的四周，最后吃那一部分。不过，时间一长，他也有点吃腻了。

那时已是5月，天气和煦春意阑珊。

父亲结束了上午的工作，像平时一样习惯地从包里取出饭盒，打开盖一看，父亲倒吸了一口气。装菜的夹层里放着酱汁牛肉、炒香肠、烤蛋，还有茼蒿。父亲吃惊地张大嘴愣了老半天。这时有同事在边上走过，他慌忙盖上盖。他总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接着打开装饭的夹层，父亲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米饭上紧紧地铺着一层黑黑的海苔。

难道……父亲喃喃语着，用筷子抠着饭盒角。“果真！”父亲在心中惊叹着，受宠若惊。

这是两层海苔便饭。父亲想起很早以前已经去世的母亲用薄薄的红棕色的海苔替他制作的海苔便饭。那已经是二十多年以前的事了。父亲不由感动得热泪盈眶。

这天，父亲一整天都感到心里暖乎乎的，甚至有些神思恍惚。在回家的路上，他还用私房钱在站前水果店买了四只很贵的甜瓜当作礼物，而且他归心似箭，真想一步跨回到家里。

走到大门边时，传来贵之君在发脾气的声音。父亲的心情晴转阴了。走上前时，能清楚地听见贵之君的声音。

“那样的饭能吃吗！”

好像是借口带的饭菜不好在责怪母亲。父亲不由得心头火起。“今天要和贵之君好好谈谈！”他这样想定后，推开大门。这时，传来母亲的声音。

“你和你爸爸的饭搞错了呀！”

父亲听见了。原来是这样。是孩子他妈搞错了父子俩的饭菜，父亲顿感兴味索然。

“我回来了。”他有气无力地说道，打量着两人的脸。母亲一张总是局促不安的脸，一张总是受贵之君责怪的脸。可是，贵之君不同，是一副带愧意的表情，而且显得柔和。父亲不由尴尬地把甜瓜放在那里，走上了二楼。

从此，中村家发生了变化。最大的变化是贵之君。他几乎不向家里要钱了。讲话虽然还是很粗野，但能够感受到话音里饱含着柔情。

父亲和以前一样还是带大马哈鱼，但也有贵之君带剩下的菜。

父亲几次想要对贵之君说，“大马哈鱼也很好吃啊。”但他打消了这样的念头。因为父亲明白，贵之君转变的原因，是那次与父亲换错了饭菜，但无论如何，此事使贵之君变得温柔了。

暖春的阳光，如今也洒满在中村先生的家里。

增野纯高